

我与“侨批”的一段往事

詹成

最近，一部名为《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热映，在让无数人感动落泪的同时，也让“侨批”这个词进入了大众视野。银幕上那一封封泛黄的信件、一笔笔饱含深情的汇款，将百年前华侨华人与故乡亲人之间的血脉联结娓娓道来。朋友圈里有人在讨论剧中人物的真挚情义，有人感叹那段先辈下南洋打拼的历史，而我心中自然涌起的，却是十多年前一段“侨批”申遗工作的记忆。

2007年，广东省“两会”期间，潮汕地区的省人大代表提出“潮汕侨批申报世界文献遗产建议书”，申遗工作正式启动。此后，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关部门和专家通力合作，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先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再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最终冲击《世界记忆名录》。2010年2月，“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5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大会上，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经过专家推荐并投票，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最后的冲刺，指向2013年将在韩国召开的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议。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我接到了参与“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研讨会”同传工作的任务。这场由国家档案局、广东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研讨会定于2013年4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是“侨批档案”申

报世界记忆名录的“临门一脚”，规格之高、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我至今记得为了准备这次同传工作，我走进广东省档案馆，第一次见到馆藏侨批原件时的震撼。有的字迹工整秀丽，有的潦草仓促，但每一封都透着一种朴素而炽热的情感。“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吾儿见字如面……”那一句句看似程式化的书信体开头后，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是对家人的牵挂叮咛、是在异国他乡的艰辛打拼。更让我动容的，是侨批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马来西亚华侨吴镜明在1937年的信中告诉家人，虽然日军封锁沿海，但只要军民合作，最后胜利必属中国。1939年，美国华侨陈钦在信中写道，“尽管身处异国，仍坚信中国必胜，期盼民族复兴。”纸短情长，这些朴素的文字，蕴含着中华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和凛然大义，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有力量。

2013年4月19日上午9时，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福建省副省长李红先后致辞。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官员安卓（Andrea Cairola）和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瑞·埃德蒙森（Ray Edmondson）也发表了讲话。身在同传间里，我透过玻璃看着主席台上的人影，耳朵里听到的发言原声，嘴里译出的每一个词都必须精准。

同声传译的挑战，在这次会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术语问题。“侨批”和“银

信”怎么译？申遗文本中确定的官方译名是“Correspondence and Remittance Documents from Overseas Chinese”，但实际交流中，这个表述太长，同传时更是很难与中文简洁的词汇同步产出。我们在会前反复讨论，最后确定根据不同语境灵活处理——首次出现时用全称，后续可用“Qiaopi”“Yinxin”或“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letters”指代。其次是文化负载词的转换。一位中国专家在发言中提到“家书抵万金”，这句出自杜甫《春望》的诗句，字面翻译问题不大，让外国听众理解背后的文化意涵则颇为不易。我译成了“A letter from home is a priceless treasure”，并稍作解释——在中国文化中，战乱年代收到家人来信的珍贵，是任何财富都无法衡量的。从现场专家们微微点头来看，这个处理是得当的。

最考验功力的是自由发言和讨论环节。会议在上午和下午各有一小时开放讨论时间。中外专家你一言我一语，思维碰撞激烈。有的人语速极快，有的带着浓重的口音，有的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作为译员，必须在一瞬间完成听辨、理解、重组、表达的全过程，同时保持镇定从容。一个小时下来，我感觉自己的大脑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手心全是汗。但也有让人会心一笑的时刻。茶歇时，一位外国专家走过来对我说：“Your interpretation made the Qiaopi stories come alive for me.”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会议结束后不久，好消息

传来——2013年5月，在韩国召开的世界记忆国际咨询委员会评审会议上，“侨批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继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2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后的最终胜利。历经六年努力，侨批终于获得了它应有的国际地位。

如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侨批文化再次走进大众视野。看着社会上的热烈讨论，我不禁感慨：侨批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研究近代华侨史、经济史、社会史、金融史、邮政史的第一手文献，更在于它是千百万华侨华人与故乡亲人之间情感联结的物证。那种跨越山海、穿越时空的深情，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能读懂的语言，也是当下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自信。

谈到侨批研究，也不能不提中山大学。在申遗文本和会议发言中，中山大学的身影频频出现。记得在当时的申遗会议上，时任中山大学亚太研

陳氏刺妻收執者近天接到回音內
事詳表幸蒙神天保佑兩地平安妻之
達翰便再修寸函外付港幣捌拾元
內林云伍元交公親大人之用又林云
沈媳孫等之用又林云四元去女兒之
存者以危家中之用耳若者是有再
信港幣四拾元信面寫紀潮交吾兒
亦危家中之用耳但四批款討洋卷之
反夾於信封內惟目下據批不准內面
詳耳候於最近可寄郵局付去未卜
討於免稅太重吾塘中老解赴若思
要耳
余言
夫曾紀雅

究院长滨下武志教授作了题为《侨批与亚太区域网络：从批局·邮政·汇兑看》的主题报告，从批局、邮政、汇兑的角度剖析侨批在亚太区域网络中的枢纽作用。从早期的民俗学、语言学调查，到如今的华侨史、国际移民史研究，中大学人在中华文化传播方面，向来走在学术前沿。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翻译则是文化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侨批从民间收藏到申遗成功，从区域性文献遗产到全人类共同记忆，每一步都离不开精准、得体的跨文化传播。术语的统一、文化的阐释、情感的表达，每一个细节都关乎中国故事能否被世界听懂。作为一名中大外语人，回忆起曾经参与的侨批申遗工作，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对外传播，翻译不可或缺。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宏伟战略中，“江海万里”，我们大有可为，奋发正当其时！

（作者系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诗与文

冬天走了又来。巷口又升起浓烟，噼里啪啦作响的鞭炮却驱散不了冷清。自奶奶去世起，这条巷子像是被人遗忘了很久，唯有此时尚有一点声响，零星的、寂寥的欢愉。

记忆里的桂花巷来客络绎不绝。我总是逢年过节才来一次，奶奶就站在巷口张望，身后是成群结队来拜访她的叔叔阿姨。

我不大认识这些叔叔阿姨，无论七岁还是十七岁，我都没记住如何称呼他们。他们也不甚在意，看我的目光并非其他长辈的慈爱，而像是羡慕、或者带有一些探究。他们也称呼奶奶叫“妈”。有的人亲切些，叫“贞妈”，贞是奶奶的名字。他们与爸爸关系是极好的，每次回到桂花巷，爸爸总被他们簇

本栏目长期面向全校师生和校友征集稿件，热忱欢迎广大师生踊跃来稿，投稿邮箱：cuiwc@mail.sysu.edu.cn。

桂花巷

向涵羽

拥着往里走，话家常、讲讲乐子，整条巷子都欢天喜地，洋溢着年的欢愉。

奶奶这时才会杀鸡。后院养的鸡是奶奶非大日子不会拿出来的宝贝，叔叔阿姨常这样调侃。奶奶这时就笑着给他们盛鸡汤——鸡汤是奶奶的拿手好菜。餐桌上更是热闹非凡的，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分享一年里所收获的幸福，唯恐让人比了去。他们有时会回忆桂花巷飘香的金桂，这时他们的表情总是带着享受的无限回味。

桂花落了，满地都是金黄色。进入桂花巷的人又络绎不绝，只是这次奶奶没站在巷口，这次没人张望和欢迎我们了，

而进入的人头上都裹着白布。众人在哭。整条巷子里是抽噎声、哭泣声，后来更多是静默。

也是那天，我理清了他们与奶奶的关系——他们是福利院的小孩，而奶奶，曾在福利院工作许多年。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奶奶许多爱，像桂花巷的花香一样绵绵不绝、经久不息。

“贞妈那时在福利院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任叔笑称，“你爸爸就总悄悄跑来给她帮忙。每次你爸爸自己回去上学，贞妈就悄悄擦眼泪。”奶奶觉得对不起爸爸。“他一人在外读书，贞妈忙着照顾我们，没时间去陪他看他，他却懂事的只要一半生活费，让贞妈别把钱都补

贴我们了，给自己也添两件厚衣裳。”一个阿姨忙补充道。这次，他们看我的眼神是慈爱，这就像奶奶看他们的眼神。

墙上挂上了奶奶的照片。奶奶带着笑，那是奶奶盛鸡汤时那样的笑、奶奶在巷口张望我们时那样的笑。很温柔、很安详，带着骄傲和幸福，就那样静静的注视我们。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在桂花巷见到那么多人。冷清。骇人的冷清，裹挟着桂花巷，连那棵桂花树也迅速的衰老下去。那天以后，许多叔叔阿姨我从此再未见过，或许他们也悄悄回到桂花巷折一支桂花细嗅芳香，然后带着爱、带着希望继续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而爸爸还是从未迟到，每年冬天，我们还是回老家，准时到。只是从那之后，我们的目的地，是奶奶的坟。

（作者系中国语言文学系2025级学生）

云、雨、溪

周佳睿

我化作天空中半明半暗的云，隐于这纷繁万象之上，偶然探出头去，悄悄观察着山峦与小溪。

倏尔又化为雨滴，亟亟下坠、下坠，淅淅地轻拂风和大地。我的魂灵隐在那一滴水里，折射着安静的光。

千万滴雨汇入小溪，匆匆集聚、集聚，我是小溪奔流时飞溅的那一滴。

我究竟是云、是雨、或是小溪？昏晦绮丽的谜，比命定的真理更诱人。

（作者系国际金融学院2023级学生）